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2016）

美国在版编目(CIP)图书、英国在版编目(CIP)图书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精品图书展优秀图书（2017）

国防大学蓝皮书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国际战略形势 与中国国家安全

2016—2017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綦大鹏 主 编

徐弃郁 张弛 吴承义 副主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2016）
美国在版编目(CIP)图书、英国在版编目(CIP)图书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精品图书展优秀图书（2017）

国防大学蓝皮书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国际战略形势 与中国国家安全

2016—2017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綦大鹏 主 编
徐弃郁 张弛 吴承义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 2016-2017 / 禁大鹏 主编.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60-9653-9

I. ①国… II. ①禁…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报告—2016-2017 ②战略形势—研究报告—世界—2016-2017 ③国家安全—研究报告—中国—2016-2017 IV. ①D5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4297号

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2016-2017

(GUOJI ZHANLUE XINGSHI YU ZHONGGUO GUOJIA ANQUAN 2016-2017)

主 编：禁大鹏

副 主 编：徐弃郁 张 弛 吴承义

责任编辑：陈丽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196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653-9

定 价：39.8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编辑委员会

主任：周立存 任天佑

副主任：王锡武 唐永胜 孟祥青

委员：朱成虎 陈 舟 姚云竹 郑永年 王宝付 朱卫东
冯玉军 徐伟忠 吴洪英 吴怀中 刘江永 陈国瑛
汪曙申 闫晓明 罗 军 张忠海 禹大鹏 徐弃郁
张 弛 吴承义 侯松山

主编：禹大鹏

副主编：徐弃郁 张 弛 吴承义

作者简介

(依文章先后排序)

綦大鹏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大校，军事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防部“军队外事咨询专家”、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安全政策、东亚地区安全和中国台湾问题。

徐弃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大校，国际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防部“军队外事咨询专家”，主要研究中美关系、欧洲安全、亚太多边安全事务。

曹先玉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讲师，海军中校，主要研究海上安全、中美关系等。

杨 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中亚政治与外交。

李小鹿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上校，主要研究中东地区安全问题。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安全防务以及中日关系等。

鹿 音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校，国防部“军队外事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核军控裁军、东北亚安全、多边安全合作。

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台湾问题、台美关系等。

赵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海军大校，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国家安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王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欧洲一体化、欧洲经济以及法国、德国问题。

吴洪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拉美政治与经济、巴西问题、中拉关系、美拉关系、美洲一体化、第三世界地位与作用和世界民族问题等。

孙岩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南美地区问题。

杨首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墨西哥、古巴和中拉关系。

曹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墨西哥、古巴和中美洲研究室执行主任，主要研究墨西哥、古巴和中美洲问题。

李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安第斯国家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拉美地区安全及安第斯国家研究。

徐伟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非关系、中国—非洲—西方国家三边合作、中非安全合作、中非卫生合作等方面研究。

余文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非洲政治、安全与国际关系。

王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大国对非政策、英语西非、东非国别和地区研究。

孙 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非洲安全、法语非洲地区研究。

段克兢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大校，主要研究国际法、东亚地区安全问题。

温百华 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网络安全问题。

陈国瑛 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空间安全问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张 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安全战略、能源安全、中美关系等。

目 录

- 001 全球化危机下的世界纷争及中国战略选择
——本年度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总论 暮大鹏
- 019 美国大选年的中美关系 曹先玉 徐弃郁
- 036 俄美关系战略走向评估 杨雷
- 051 中东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李小鹿
- 066 日本战略走向评估 吴怀中
- 087 朝鲜半岛战略形势评估 鹿音
- 103 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形势评析 汪曙申
- 120 东南亚战略形势评估 赵毅
- 132 英国“脱欧”与难民问题对欧盟的影响 王朔
- 148 拉丁美洲形势评估 吴洪英 孙岩峰 杨首国 曹廷 李萌
- 170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 徐伟忠 余文胜 王磊 孙红
- 185 南海战略形势评估 段克兢
- 202 国际网络空间战略形势评估 温百华

222 空间形势评估与空间治理 陈国瑛

239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郑永年 张弛

259 后 记

》

全球化危机下的世界纷争及中国战略选择

——本年度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总论

綦大鹏

世界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包含着诸多并行不悖的趋势，还包含着诸多相互对抗的趋势，甚至是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却瞬息间奔涌而至的重大趋势。2008年，当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横扫世界经济的时候，国际社会未能认识到逆全球化正在快速蓄势，更不可能预见到一场正在迫近且空前严峻的全球化危机。待到2016年，当金融危机经过八年渗透，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并最终引发一批西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政治危机时，人们才蓦然发现，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趋势已经积流成江，汹涌澎湃，不仅引发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昔日全球化主力大国的国内政治分裂与冲突，也导致了西方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纷争，加重了世界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随着2017年的到来，这种逆全球化的惊涛骇浪及其引发的国际政治骤变，让我们惊讶于一个熟悉的后冷战时代正在快速终结，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令人忐忑的国际政治新时代正呼啸而至。

一、经济全球化顺行半个多世纪后遭遇重大危机

二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经欧美启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融入、90年代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陆续加入，至新世纪初几乎

席卷除极个别国家外的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此期间，“自由”“开放”和“市场经济”成为普世价值，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国际金融实现一体化，国际贸易以超越世界经济的增速增长，一个开放、统一的世界市场日益形成。这些进步使得全球化获得了思想、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强大支持，达到了历史空前的繁荣景象。

然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动荡，点燃了今日全球化危机的导火索。尽管当时各国在金融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救助努力，延缓了经济危机向社会、政治危机转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似乎波澜不兴，但由于相关国家政府未从危机中认识到国内经济政治的不平等、不平衡在全球化条件下加速积累，没有听到危机敲响了“必须以公平为指向进行经济与社会制度改革”的警钟，最终导致全球化危机在2016年大爆发。当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失败等“黑天鹅事件”接踵而至，当法国国民阵线、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荷兰自由党(Party of Freedom)等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纷纷崛起，人们才恍然大悟几十年全球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巨大经济不平等、不平衡，正在重塑欧美的国内政治生态，而逆全球化则借此成势。当特朗普就任后迅速兑现竞选诺言，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美墨边境修墙、颁布相关穆斯林国家公民移民美国的禁令、宣称将强力维护美国在贸易事务上的主权并不会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阻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反对保护主义”写入公报，当英国宣布启动脱欧进程、法德等国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首次具有上台执政的现实可能，我们发现逆全球化不仅已是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主题，而且正在成为一些欧美国家的政策。逆全球化不断汇聚的这种强大势能，使得本轮全球化在顺行半个多世纪后，陷入前所未有的

严重危机。

评估这场全球化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普遍意义上讲，今日的逆全球化趋势恰恰是全球化自身发展所衍生的阶段性后果。在一个日益统一的世界市场里，越是拥有金融、技术与资源优势的企业与人群，往往越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相反地，那些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与人群，则往往沦为全球化的输家。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铁锈地带”^①选民就是这样的输家。目前，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不仅是美国现象^②，也是全球普遍现象。^③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为特朗普们宣扬民粹主义、推行反全球化政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近来导致了更多两极分化。赢家赢得更多了，输家输得更多了。这就为民粹主义论述开启了空间。”^④

其次，今日的逆全球化趋势，也是相关国家未能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以公平分配参与全球化红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的西方观念驱使下，各国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守护公平的政治职能缺乏认识，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危险积累视而不见，导致

^① 美国“铁锈地带”主要指美国东北、中西与五大湖地区的传统工业州，包括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等。这些地区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心脏地带，俄亥俄州的钢铁炼油业、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冶金焦炭业都是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骄傲。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州的传统制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原有的工厂生出铁锈，人口数量也迅速萎缩。

^② 2011年，美国民众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曾打出“我们是那99%”(We are the 99%)的口号，意指美国社会是由99%的普通民众与1%的极富人群构成，以此抗议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抗议拥有巨额财富的“1%”的人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③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④ 杜静、金哎哎：《推动包容发展与平等增长——中国向世界展现领导力》，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c/2017-01-22/1301250.shtml>，2017年2月10日访问。

以公平、公正为指向的社会政策制度改革不充分、不到位。在全球化发展顺风顺水之时，由于“经济蛋糕”不断变大，不平等问题尚能过得去，但在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蛋糕”不再变大甚至开始变小时，不平等问题就快速凸显，民众在民粹主义的政治蛊惑下，很容易将自己的贫困归咎于全球化，使得全球化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实际上，政府在全球化条件下能否有效地推进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解决好参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或者说处理好全球化条件下新的效应与公平问题，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

再次，逆全球化也是美国等全球化的主要启动者和推动者滥用全球化赋予的财富与权力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启动者和推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凭借引领经济全球化创造的雄厚经济财富和光明前景，美国等西方国家击败了苏联，吸引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全球化，并借此掌控了国际政治的主要权力。到新世纪之初，美国不仅获得了全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头顶上更生成了一轮神圣的“霸权光环”，世界似乎进入了美国霸权的单极时代。所以，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成就了全球化，全球化也成就了美国，美国毫无疑问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即借助全球化，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并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管控世界的盟国体系，实现了对世界安全与政治秩序的主宰。正因如此，“全球化即是美国化”的质疑始终未曾间断过。尽管这个质疑并不全面、准确，但美国霸权的兴盛，确实与全球化的发展及美国对全球化的主导密不可分。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美国很快因自我膨胀而坠入了“霸权陷阱”：那轮神圣的“霸权光环”给美国造成了剑锋指处必定所向披靡的幻觉——其不仅可以滥用武力，打造海市蜃楼般的“自

身绝对安全”，甚至可以在遏制中俄的同时，实现对大中东地区的战争与民主改造，最终完成对中东乃至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塑造。至此，可以说，借助主导全球化获得的巨大力量，美国的全球霸权雄心达到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都未曾达到的巅峰。然而，巅峰之后即是断崖与陷阱。随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战事，不仅耗费了美国十万亿计美元的成本，导致灾难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更彻底打乱了中东地区秩序，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与扩散、欧洲难民问题的产生制造了优越环境，而这也炮制出一个反噬全球化的中东地缘政治“黑洞”。极具讽刺的是，这个“黑洞”首先对西方国家政治产生灾难性冲击。2016年，当美、英、法、德、意等国右翼势力借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高举保守主义大旗而获得众多选民支持时，这些西方大国长期扮演的全球化领导者角色，似乎正向反全球化引领者的角色快速转换。这在一年前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如果说相关国家忽视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累积的不平等问题是导致逆全球化趋势的内在根源，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引领全球化所获得财富与权力，在加剧自身国内不平等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冲击全球化的中东地缘政治“黑洞”，则是导致今天全球化危机的外部根源。

目前，由于英、法、德、意等国右翼势力的崛起，作为地区一体化楷模与全球化主要动力之一的欧盟，其发展前景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甚至未来不排除解体的可能；作为昔日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更是失去了方向和议程。201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将主题确定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代表着世界不得不寻找全球化新的引领者和新的动力源。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发表的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主旨演讲，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

遍赞扬。世界出现了希望中国更多承担全球化领导责任的声音。

二、全球化危机下决定世界未来秩序的重大纷争

全球化危机将对世界秩序产生系统性冲击。这是因为，危机一方面从整体上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又重塑着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国内政治，引发了一系列的内外纷争与冲突。就前者而言，由于多数国家内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利益集团，以公平为指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改革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政府考虑更多的往往并非推进艰难的内部改革，而是力图从世界经济的大蛋糕中争取更多份额。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尽管宣示了“还政于民”的改革决心，并迅速采取了一些经济与政治改革措施，但其更多的却是以“美国第一”为原则，利用美国尚存的全面实力优势，力图操弄与各国的经济关系以攫取巨大利益，进而弥补国内改革滞后产生的不平等问题。因此，在全球化危机之下，特朗普式保守主义的盛行将加重国际经济与战略竞争。就后者而言，全球化危机促使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产生了空前严重的政治纷争与冲突，而这给国际秩序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冲击。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以下重大纷争的走向及其影响尤需关注。

（一）西方国家产生空前严重的国内纷争

欧美国家内部政治分裂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严重的政治分裂根源于长期参与全球化而产生的严重社会分化。在美国，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个是参与全球化的赢家——华尔街金融集团、东北部与西海岸高科技集团、传统的军工能源集团、政界及学界精英集团与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中下层民众的严重分化。民主党的桑德斯与共和党的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

很大程度上就是抓住了这个矛盾，顺应了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呼声。另一个是种族分化。近年来，拉美裔等少数种族人口快速增长。美国新生婴儿中近 50% 为少数族裔，加上每年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白人沦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前景显现。当年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指美利坚民族）是谁”的疑问正在变为现实。^① 美国白人与拉美、穆斯林移民等外来族裔之间的矛盾空前突出。特朗普要在美墨边界修墙，看似荒唐却迎合了主流民意。

相似的情况也在欧洲出现。据统计，欧洲现有 5000 多万穆斯林，荷兰和比利时有一半的婴儿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按目前的人口增速，2050 年前后法、德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②。目前，受欧债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欧洲社会贫富分化同样加重，穆斯林人口多数属于社会贫困阶层，这至少给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欧洲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欧洲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以及中东恐怖主义势力借难民向欧洲渗透，不仅彰显欧洲移民政策及同化努力的失败，更预示了欧洲穆斯林化的可怕前景。正是在此背景下，原来处于边缘的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纷纷崛起，甚至执政基础一向稳固的德国默克尔政府，也遭遇到来自右翼政党的严峻挑战。

欧美国家国内政治的这种变化影响巨大而深远。首先，欧美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穆斯林的保守政治力量的崛起与支持全球化、支持种族平等、反对宗教歧视的传统政治力量的纷争，将从根本上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一旦前者取得政治优势，欧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全球化的领导权，自动放弃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其主导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

^①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该书提出的大量外来移民威胁着美国的传统认同感和民族团结等观点，一度引发热议与批评。

^② 张宇燕：《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机理》，澎湃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5294，2017 年 2 月 1 日访问。

这势必对国际政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即使前者暂时不能取得政治优势，由于其代表着接近一半的社会分化力量，双方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欧美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必然下降，其长期以来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开放道德形象，也将受到本国和世界舆论更多的质疑，这将严重削弱欧美的世界领导力。再次，在内部纷争之下，欧美参与全球事务的意愿与实力将进一步下降，虽然它们不会放弃主导利益攸关地区的努力，但总体而言，其全球战略收缩已是大势所趋。

（二）西方国家间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纷争横空出世

在全球化危机之下，西方国家间的经济纷争正在发生某种质变，这将不可避免地蚕食西方盟国体系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美国是其盟国和世界多数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国。这是它主导西方盟国体系并在政治上吸引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行了量化宽松等一系列金融、经济政策，成功将国内危机转嫁了出去，但却给盟国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动荡。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打出“美国第一”的经济民族主义旗帜，开始重新谈判与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质是要改变过去盟主适度让利盟国的经济关系，转而以盟国安全为筹码，企图建立与盟国的所谓新的平等经济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向盟国索利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将使美国与盟国的政治关系变得复杂且不确定，并可能衍生出诸多矛盾与问题。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间“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分歧横空出世。由于大量移民对欧美传统社会认同的冲击，以及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向西方本土的扩散，西方白人社会第一次开始担忧起“西方文明”的未来。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